

97.7.18

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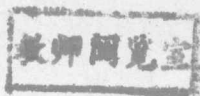
汗健

低

刘乐扬、程光锐等廿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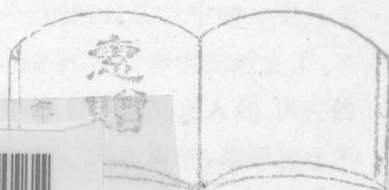
诗词抄

I 227
9725



襄 何 悠 悠

——刘永扬、程光锐等二十八人诗词抄



0077977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老河口市委员会
老河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原五战区艺宣队童工队队史编写组

合编

襄河悠悠

——刘乐扬、程光锐等廿八人诗词抄

老河口报社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老河口市王家井小区)

880×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00 000字

1997年2月第一版 199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1996)鄂襄市图内字第053号

定价: 30.00

编 委 程光锐 刘金元 王庆春 魏开明

余鸿声 彭泉瀚 戴子腾 朱 芒

编 辑 戴子腾 李 泥 罗沙苇 周鸣岐

封面设计 朱 芒

书名题字 余鸿声

前 言

五十多年前，即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爱国青年来到襄河畔，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他们就是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的成员。在他们的影响发动下，一批生长在襄河畔的少年儿童也投身抗战工作，成立了第五战区儿童工作队。艺宣队和童工队的青少年们，以戏剧、歌咏、文学、美术作武器，在战区前线 and 后方，在城镇乡村，深入广大军民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工作。他们不怕艰苦困难，无怨无悔地忘我战斗，有的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艺术宣传队史料》和《烽火少年——记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儿童工作队》两本书中，已有具体的记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抗日艺术宣传战线上的战友们，已有不少离开人世，尚存的也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他们散处全国各地和海外，却都念念不忘伟大的抗日战争，念念不忘生死与共的战友，更念念不忘当年曾经在它身边生活与战斗过的令人梦绕魂牵的襄河。正因为如此，从1991到1995年，他们曾不远千里万里，从全国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三次来到老河口、襄樊聚会。青春分手，皓首重逢，大家一起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回忆几十年的艰辛历程，回忆已逝伙伴的音容笑貌，无不心潮激荡，不能自己。大家还重演了抗战名剧《放下你的鞭子》，重唱了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

歌曲。有些老友在聚会时和聚会后，还写出了一些诗篇，以抒发内心的感受。把这些诗和过去的一些作品收集起来，编在一起，于是，就编成了这本诗抄。

这本诗抄的作者，有的是蜚声文坛的诗人，而大多数则只是诗歌爱好者。在这二百多首作品中，有新诗，也有旧体诗词。在旧体诗词中，有格律严谨的绝句、律诗和词，也有不少只大致押韵、未能合律的作品，这是因为这本诗抄的编辑主旨，只是为了反映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群体成员缅怀当年的战斗生活，抒发战友之间的亲密情谊，以及对新的时代的现实生活的抒情。这样，对有些作品就不好作严格的要求了。这本诗抄的作品，虽然题材形式不一，风格各异，而且艺术水平不一，但是从诗的内涵来说，它们所具有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却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这些诗的作者，当年都曾战斗在襄河之滨，有的就是襄河的儿女，他们对襄河两岸的一草一木和父老乡亲，都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的诗有如一朵朵浪花，都流入襄河母亲的怀抱，更随着襄河水流入长江，流入浩瀚的海洋。岁月悠悠，襄河悠悠，老友们的战斗情谊悠悠。因此，就把这本诗抄名为《襄河悠悠》。

岁月流逝，在这本诗抄付梓时，正逢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周年即将来临，谨以此书作为这群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的小小的献礼吧！

目 录

刘乐扬诗词三十三首	(3)
林路诗一首	(28)
程光锐诗词二十首	(29)
张舒阳诗九首	(59)
郝鸣诗词二十八首	(76)
司今诗二十五首	(99)
韩劲风诗二首	(111)
张道中诗九首	(111)
单鸣皋诗词二十一首	(120)
周启坤诗词十一首	(129)
杨玲君诗二首	(134)
孙玫诗一首	(136)
权良诗三首	(137)
戴子腾诗二十二首	(138)
万钧诗八首	(156)
墨扬诗一首	(161)
邓辛安诗三首	(162)

李根城诗四首·····	(164)
周鸣岐诗二首·····	(166)
罗沙苇、夏木兰诗三首·····	(173)
李泥诗八首·····	(181)
王桂英诗五首·····	(193)
程柯诗二首·····	(196)
刘世杰诗二首·····	(199)
黄同裕诗三首·····	(200)
朱芒诗一首·····	(202)
申抒真诗八首·····	(204)
段天白木刻二幅·····	(47、98)
王寄舟木刻二幅·····	(141、201)

附 录

艺术宣传队队歌·····	(212)
儿童工作队队歌·····	(213)
再饮一杯汉江水,同唱一曲抗战歌(戴子腾)·····	(214)
童稚分手 皓首重逢(孟抒)·····	(222)
让晚年再现辉煌(孟抒)·····	(234)
后记·····	(243)

刘乐扬 (三十三首)

曾用名:张维、张兆麟;笔名:孟南、刘易等。1914年生。湖南炎陵县(原酃县)人。离休老红军。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老河口任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领导人。后在昆明、重庆、香港等地任报纸主编、主笔及大学教授。建国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及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从1955年起,曾在政治运动中蒙冤廿余年;80年代初彻底平反。1995年4月2日在长沙病逝。

“七七〇”厂狱中怀秀娟兼述生平组诗

“文化大革命”飓风所播,尘沙必卷;大水横决,小草当没;盛世蚁民,本不堪命;羔羊替罪,古今同例;既生硬骨,何云无辜!遂于“1968·1·25”之夜,充作“省无联”黑手,被“省革筹”指使下之“左派”掇入“汽电”碉堡。秀娟不久亦沦为囚妇,揪斗侮辱。秋风乍起,大生离绪,思我亲人,遂有长诗。格律工拙,非所计也。1968年9月暗诵于脑中,出狱后秘录之以志不忘。1981年3月补为序。

清寒夫妻百事难,风雨颠连随梦迁。

辜负多少明月夜,盘根错节廿五年。

我们结婚以来廿五年了。

抗日烽火毁旧梦，革命豪情觅新缘。
不信三生有盟约，偏教一书通汉丹。

一九四〇年冬在老河口得秀娟信，自此通信相爱，终成夫妻。“汉丹”言汉水丹江口，一在老河口之西，一在其北。

度尽劫波双儿女，一生辛苦两慈颜。
望断天涯思虎口，为献孺子换人间。

我俩均早年丧父，老母在堂，参加革命以来屡堕虎口，两老母倚门相待，望断天涯。惟慈母心肠能为儿女后盾。

有家无家归不得，不上巫山上灵山。
踏遍黄淮襄巴路，两头心事一般坚。

一九四〇、四一年之交，秀娟在湘被捕取保后，逃亡衡西井头江，与组织相失；我亦已在鄂北等待年余，未见组织关系转来。“家”为组织代名词，当年习用之术语也；“灵山”也是指党组织。我们又都是中统特务追捕的对象，流亡异乡，有家难归，诗意双关，皆为事实。

中原风沙巴山雨，大浪高处长江滩。

穿过川黔千里瘴，才入胜境到湖南。

我在鄂北鹤候年余，始与齐人、臧克家、碧野等转赴中原，意在越豫皖苏鲁边区，入山东找党，詎知立足方定，筹谋未臧，又遭迫害。乃一九四二年六月逃离皖北，取道豫鄂，步行二千里，沿大巴余脉以达长江，又过巴东至恩施，旋得秀娟书，遂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西入川南，沿川黔边而入湘西，东行达衡阳以晤秀娟，并寻找到刘道衡同志。

回雁峰下罩轻寒，欲卜未卜问平安。

飞来一只南归雁，喜开素面动心弦。

秀娟知我将归，自井头江至衡阳相候，将至未至，屡欲测字问卦，以卜平安。通讯三载，至此始相见也。

素心轻弹芭蕉雨，壮怀小憩梧桐院。

四月四日高楼夜，借作七夕长生殿。

衡阳见面后，相携至井头江清潭小学。刘道衡同志则已远适延安。校长熊子烈同志坚留在校任教，居以别院，并为转材料给地下党，以求解决组织问

题。四月四日为旧时儿童节，我们就在这天结为夫妻。

浪子不知长安险，痴女常怀寸心丹。

井头风波泯敌我，又作逐客别清潭。

清潭教学半年，地下党负责人称“交通未来”，“材料没有交上去”。遂移城内潜居，秀娟转赴全州铁小。

蓬头乞食漓水西，怀珠三迁柳子园。

七月流火天地沸，暴风送来一只燕。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到柳州《阵中日报》任事，秀娟已怀孕三月，之后半年三迁，有如转蓬。七月十七日，大海燕生于柳州医院。斯时也，湘桂大战正达高潮，日寇南北夹击，旦夕即至柳州矣。

湘水浮尸桂水赤，血祭到处是西南。

忍看百姓涂肝脑，切齿唯指峨眉山。

武汉沦陷后，蒋介石政权即以四川为安乐窝，反攻无能，抗日无心，贪污腐化而外，唯热中于反共摩擦，舆论斥为“躲在峨眉山上”，人民切齿久矣。

雷殛霆奔落飞飏，百尺江底跃狂焰。

慈母心肠万重厚，回身掩袂儿睡酣。

柳州日在敌机轰击之下，一夜，又遭狂炸。我们抱着婴儿避于江边悬崖下。西岸大火烛天，倒影江心，火龙飞舞，适一飞弹落入江中，顿时红雨四溅，碎焰满江。回身以护婴儿，大海燕却正在酣睡。

少妇不知世途艰，提携襁褓走边关。

无衣无食到麻尾，乳尽还将菜当餐。

柳州混乱已极，大家都在夺路而逃，适演剧九队及新中国剧团得火车一节，秀娟母子承吕复、刘双楫、张客诸同志之助，遂得附车先行西去。而车行甚缓，秋尽始抵六寨麻尾，途中衣食俱难。孩子要吃奶，秀娟却没有吃的。

三月婴儿识阿母，一弄荷荷青笑粲。

也教阿爹愁思破，最难忘是浅涡漩。

我于十月秋尽赶到麻尾，报纸已不出版，工资停发，生活益艰，乃与郑家泓等办油印报，日售二百张，借以糊口，愁思逐日深矣。

伤心麻尾瘴疔虐，匆匆人间一百天。

软手埋儿难添土，一锄一锄摧心肝。

麻尾地居黔边，已入云贵高原，山穷水恶，民贫物寡，瘴气为虐，疾疫流行，未入冬即已干冷寒冽，如处冰渊。数百万难民过境之后，脑膜炎、伤寒诸瘟疫随之而起。初生娇儿刚满百日，即为脑膜炎夺去生命，谓为死于蒋贼日寇，不虚也。十月廿七日，以被单裹之，亲手掘土，葬于麻尾车站北之乱石山下。土薄石多，一锄一锄，心肝皆碎。

穿过黔山又蜀山，浮沉滇海复丛蚕。

虎口三脱筋骨断，重归燕子到沙坪（音卞）。

大海燕死后，秀娟随数友人先行西去。我亦只身过独山、都匀而达贵阳，与秀娟相遇。一九四五年一月，复先后入四川重庆，然后相偕至昆明。日寇投降半月，军统索高天不得，转而谋我及吕剑，遂脱离《扫荡报》，而隐于地下者数月。“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出而战斗，率学生代表团与霍揆彰谈判于翠湖，事竟，得潘梓年同志信，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与秀娟复至重庆。十七日，为国民党空军卡车撞折左腿。四月，入《西南日报》主持编务，至一九四七年一月迫而辞职，入西南学院任教，“六七”大逮捕变起，遂于七月逃出重庆，两年之内，三罹虎口。秀娟一九四六年八月起，任教于杨度儿媳乐曼英所办之沙坪坝儒英小学，十二月八日，小海燕出生于此。

东魔舞罢西魔舞，末日癫狂帝封官。

灭此朝食平生志，穿山浮海随先鞭。

东魔，日寇；西魔，美帝。我既逃出重庆，遂至香港，任教于达德学院。翌年，秀娟母女亦自重庆飞来。一九四九年二月，小平出生于青山湾畔。平津甫告解放，学院即遭封闭，乃于三月浮海而北，回到首都中央机关。

麓山红妆百倍妍，林黄叶紫新故园。

一担丫角人未老，重唱俚歌赋凯旋。

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解放。十月，奉命偕秀娟回湘工作。一双儿女，两肩幸福，俚歌凯旋，重回故乡，迫离斯土盖已一十三年。

人民事业从头起，平凡滋味甘一砖。

对党忠诚崇领导，忘我只道易秀娟。

秀娟单纯朴素，忠诚无间。在中央社会部为托儿所保姆，不计也；在湖南省委统战部为十九级普通干部，亦不计也；全心全意，埋头工作，儿女家务悉付保姆，跳舞打牌概不与闻，人称忘我，不求善报。

未甘瓦全毁高节，宁为玉碎挫凶顽。

失计只为锻炼少，十载亡命当另看。

秀娟于一九四〇年被捕，取保回家，特务迫令为之工作，即弃母逃走，亡命十载，铺保两家为之破产，解放后，重作结论，同意重新入党。终受我之累，岁月蹉跎，一晃又十三年。

三字沉沦我不肖，六维彷徨卿太难。

一十三载含冤苦，分忧未尝息梓肩。

回湘后，在省委统战部工作了六年，日夜不懈。詎料肃反运动中，遭诬陷，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列入肃反对象，八月，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捕，投入监牢两年零五个月，专案组既已查清历史，本应彻底平反，而有关人员置调查材料于不顾，强以“坏分子”定案，报经省委批示开除出党。一九五九年五月又改为按右派分子处分，而又不发给书面结论。

伟大思想夺马恩，焚坑业绩愧前贤。

宁知刀下多冤鬼，未识乘潮有波澜！

池浅曾未兴作浪，庙小何来风无边。

只因一搅千萍涌，遂起逆流二月寒。

“文化大革命”既起，大祸即接踵而至。一九六七年七月，应邀参加“湘江战团”，战团亦不过寥寥数人，事不过办报四辑，而“永向东”封之为黑参谋部，为“反革命黑手”，形容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亦云毒矣。其故在积年沉滓，不堪一搅，黑幕戳穿，原形遂毕露，于是忌讳深矣。

阴魂不散张氏蛊，毒棒高举未庄钱。
勿准革命无双谱，所恨阿Q画不圆。
横抄难当大事起，狂捉何止一家残。
半入罗网半遭逐，盛世难作太平犬。

一九六六年秋遭抄家之祸，老母自杀。一九六八年“一·二五”大逮捕之役，小平、毛弟亦相继入狱。秀娟之不自由有日矣，四个女儿又为《新湖南报》所逐，流浪街头者数月。

似囚非囚五花绑，黑鬼黑手三尺冠。
涸鲋难逢辙异处，一梦相从两蹉然。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长沙举行五十万人批判大会，继以游行示众。秀娟也在丁字湾乘船游河，头戴高帽，号称黑鬼。一夜梦中见之，鬓发尽白。